

# 七月在野, 八月在宇, 九月在户, 十月蟋蟀入我盆

——蟋蟀盆大师袁中华访谈

袁中华 王菱

时间：2019 年 11 月 5 日

地点：苏州相城陆慕袁中华工作室



- 1、合盖青花盆
- 2、清荷仕女盆
- 3、土隐双层盆
- 4、和盖莲鱼盆
- 5、秋石方盆





王菱（以下简称王）：袁老师你好，听说你参加过我们学校（苏州工艺美院）的工艺美术培训班？袁老师现在有评选职称吗？

袁中华（以下简称袁）：对，我去读过书，当时是开班第一期，那个时候我和其他的手工艺人在苏州工艺美院学习了素描、色彩等科目，接触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课程。我现在是研究员级工艺美术师，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。

王：做蟋蟀盆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，袁老师现在一年大概能做多少个作品呢？

袁：一年大概做一百个作品，算很少的产量了。以前我一边读书一边做东西的时候一年要做一万个。以前是两个人一块做，两个人可以搭把手，是以家庭形式为主的。我们做蟋蟀盆这一行的和做玉雕、核雕行业的不一样，他们会收很多徒弟，一个作坊有很多人一块做作品。（王：刚刚村口的引路人顾国明也算是你的徒弟之一吧？）顾国明是我们一个村的亲戚，也算是徒弟，我们都是个体户，制作蟋蟀盆不像其他工艺美术门类，可以雇佣很多工人。两个人一块做蟋蟀盆，反而做不好。

王：这个说法倒也是不太常见的，多数工艺美术是可以分工合作的。

袁：是的，人家做红木艺术品，尤其是那种大型的，需要几个人一块完成，纯粹一个人是做不了

的。他们有一个团队，十几人按照程序来，合作完成一件作品。做蟋蟀盆虽然也有程序，但是需要一个人亲力亲为。举个例子，我做一个毛坯，过两三个小时水分就会蒸发，罐子会收缩，我要时时刻刻盯着它，我要是出去一会儿，罐子就有可能干掉了，没有办法加工了，蟋蟀盆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完整的程序，讲究一气呵成。苏州的大门类刺绣，绣娘做到中途可以停下，过一年半载可以接着做的，也可以大家一起合作完成的。做蟋蟀盆和宜兴紫砂有类似的地方，从加工泥土、拉胚开始基本上都是自己做，最多两三天完成作品，能够细分工序的合作比较少见。

王：我看你们家里好多人都在做这个，陆慕这边做蟋蟀盆的基本都是家传吧？

袁：以前这边一代家家户户都会做蟋蟀盆，祖祖辈辈传下来手艺，农耕的时候在田里面做农活，空闲的时候做蟋蟀盆，相当于副业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白天的时候大家上班，下班后大家做蟋蟀盆贴补家用。在我孩童时期，每年夏天我都会和同龄的小朋友捧着蟋蟀罐聚在一块斗蟋蟀。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门口堆着泥土，门口整齐地放着蟋蟀盆毛坯，大家做盆做得火热朝天。当时百业待兴，每家每户把做盆当成家庭副业，整个陆慕参加蟋蟀盆制作行业的有四、五百户人家，现在这种兴旺的场景如今不会再有了。渐渐发展到后来，很多人把

做蟋蟀盆当成主业了。因为现在做盆的人少了，数量少了，单价就相应提高了，做工质量也提高了很多。以前的蟋蟀盆是拿来用的，做工比较粗糙，工序比较简单，只要做成型就行了，就像用来盛饭的碗，一天能做几百个，但是如果要求做工精美的话，可能要好长时间才能完成一个蟋蟀盆的制作。

王：以前一个蟋蟀盆的价格和现在的不可同日而语吧，用途可能都不一样了。我们现在看蟋蟀盆，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工艺品，市场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藏家。我认识一个医生，年纪也比较大了，六七十岁，每年都要比赛逗蚰蚱，他也用了陆慕的蟋蟀盆，家里摆了好几个这样的盆。

袁：从价格上来说，现在蟋蟀盆的单价和之前不是一个等量级的，现在一个可能就要好几千。我们陆慕的蟋蟀盆以前在全国最有名气，现在做的人没有北方多了，目前天津和山东地区的制盆手艺人最多。

王：这个业态的变化有什么原因吗？

袁：苏州以前农田很多，拆迁之后，农田数量锐减，蟋蟀的生存环境和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没有合适的土壤了，所以蟋蟀和蟋蟀盆的数量都有减少。山东、天津这个问题就好一些，那边的环境适合蟋蟀生存。北方气候干燥，高粱地广阔，蟋蟀性烈好斗。现在每年夏天，全国各地的蟋蟀爱好

者——尤其是江浙沪的蟋蟀玩家蜂拥而至山东收蟋蟀——短短两个月，能够给山东带去3亿的经济收入。我以前经常出去看的，有一段时间，山东、天津的手艺人做得很好，精品很多。外省的东西整体工艺、造型、审美都两样的，看看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思考如何做得更好。

王：袁老师您现在做这一行有多长时间？我一直有个疑问，蟋蟀盆和苏州的“澄泥砚”原料差不多的吧？

袁：199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二十多岁，我就把蟋蟀盆当成是主业了。蟋蟀盆和苏州的“澄泥砚”在原料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两个概念不一样，有些砚台被叫做“澄泥砚”，因为它的原料是“澄泥石”，这种石头看上去颜色像“澄泥”，这是木渎一带的石头，名称也叫做“灵岩石”。我的理解比较简单，“澄泥”，以水澄结细泥烧制而成。我们陆慕这边也有手艺人用泥土做砚台的，要经过烧窑这个步骤，这些泥土从河底挖出来。以前是不准个人挖这个泥的，只能等到好的时机，比如过年的时候，把养鱼的鱼池里的水抽调走，把鱼抓出来后，下面有层淤泥，把淤泥弄掉，再下面的泥就是最好的泥，叫“深土”，地底下挖下去两三尺出来的泥土就是没有污染过的泥。现在造房子开地基，挖下去十几米，掘出来没用的土，一卡车两三百块钱，我们出钱收购这些泥土。

王：原料就是地底下的泥，相对来说价格还是蛮便宜的，工艺美术讲究的是工艺价值。

袁：其实工艺美术的原材料都不会很贵，包括红木工艺，我有一个广东的朋友就是做红木雕刻的，成品价格和工艺价格有挺大差别，比如两个红木凳子算一套，标价十万，其成本材料最多两千块。工艺美术是有附加值的，就是工艺本身值钱，材料不会太贵。

王：做蟋蟀盆的大师评选的多吗，你是家族第几代传人？

袁：目前这一带评上省大师的只有我一个。推算起来的话，我是家族的第五代传承人。我奶奶那辈人做蟋蟀盆还雇佣人，大家一起做，1949年以前做蟋蟀盆，工艺比较简单的，包一顿饭就能找到人一起干活。（王：干活的时候也算是把手艺传下

去了？）这种最基础的活是很简单的，技艺从来不存在特别难度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，工艺的好坏取决于手艺人想不想做好，简单的工序一般人都知道。

王：蟋蟀盆的好坏从品相上或者品质上有什么差别呢？

袁：看一个蟋蟀盆的好坏，一个是从造型角度看，造型设计是不是比较优美，还有一个是从线条角度看，线条是不是流畅，还有一个考察方式是手感，能通过看、也能通过触摸的方式判断器物的优劣。

王：从内行的角度，除了外形和手感，工艺本身有没有什么门道呢？

袁：工艺是可以体现在外观和手感上的，比如工艺好的器具，做出来盖子和罐子是严丝合缝的，敲打一下，这个声音也是“严丝合缝”的，往下面沉。好的蟋蟀盆，光洁度、平整度都是绝对高的，才能出现那种致密温润的手感。我认为手艺传授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，手艺是要自己领悟的，我可以传授技艺，做得好与不好要看你自己。现在很多非遗，从历史角度看，这些技艺从来没有知识产权，大家都会做的，但是好坏是另外一回事，就像中国人写毛笔字，大家都能写，传下来的工序是很简单的，写得好、写得坏是你自己领悟的事情。

王：做盆的工序一共有多少道啊？

袁：做下来有几十道工序呢，从提炼泥土开始到做出来成品，再到进窑烧，小程序比较多一点。现在用电窑烧制，因为不允许用土窑了，只有少数乡村没有受到管制，会用到土窑。（王：土窑烧制好还是电窑烧制好？）我个人以为是电窑烧制好，有些做陶器的人喜欢柴烧，有一种随机性，出来好的颜色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感觉，他们追求这个感觉。但是从稳定性角度出发，电窑相对稳定。好的窑工师傅烧出的东西都是像批量生产的，一百个一百个出来颜色都是相同的，说明控制得好，水平好，如果出来不同的颜色，有些人声称这种颜色是“窑变”，是自然现象，其实只能说明这个师傅水平还没有到家呢。

王：电窑是自己家用的吗，还是大家一起用，









抽线八角盆

烧窑过程中也会出现失败的情形吗？

袁：电窑都是个人的，每家每户都有的，电窑也安全，以前土窑依靠风力，烧出来的颜色“枯”一点。烧窑也会有失败的情况的，烧窑就像是磨炼一个人的意志，冷了热，热了冷。我在无数次的烧窑过程中不知道烧坏了多少盆。一次次烧窑，一次次总结，才慢慢总结了一些经验，掌握了其中规律。

王：烧窑有什么秘诀可以讲一讲吗？

袁：文火过后，加火不能太急，否则温度急速上升，窑桶内热浪急涌，便会有一股极大的气流从铁桶冲出，它把封口的铁盖微微顶起，这时候黑色烟雾顺势随着热流涌出，由于黑气没有留在盆体，出窑时只能看到一堆淡黄色砖瓦色盆。其实烧盆和烧水是一个原理，烧到一定温度，必定有高温气体涌出，如果封口过严就会像气球一样爆炸，只不过烧水能看到白色雾气，蟋蟀盆是固体，产生的却是眼睛无法看到的气流。同样，盆体极光，也是控温不当，局部加热过快，就会凝聚在一个面而产生焦炭。无数实践和试验让我明白窑火的规律。烧黑盆，关键就是一个时间差，在文火结束后，让上涌的气流有一个停顿，使窑顶和窑底的温度有一个流通，从而产生恒温，此时铁桶内温度已使谷糠燃烧产生烟雾，此时的恒温使烟雾均匀地覆盖在桶内的泥盆上，让烟雾有一个沉淀的过程，从而产生理想的效果——黑色。窑火和烧窑之人的心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心如止水则火势平稳。

王：袁老师也获得过很多大奖，这些获奖的作品都不出售的吧？袁老师平时也斗蟋蟀吗？

袁：获奖的作品也出售的，一件好的作品售价要几万元。斗蟋蟀的话看个人爱好吧，有人很喜欢斗蟋蟀，我现在不太喜欢斗蟋蟀的。苏州斗蟋蟀的人依然很多，年轻群体比较少。现在蟋蟀也少了，斗蟋蟀的人也少了。人家买蟋蟀盆多半用来观赏把玩。现在全国各地举办的斗蟋蟀大赛，大赛获奖可以得到蟋蟀盆，我做的蟋蟀盆就拿去做过奖品。斗蟋蟀也是传统文化，蟋蟀身上的勇气也是被中国人津津乐道，苏州也有斗蟋蟀的传统文化，和斗鸡相比，风险也比较小。

王：这边一代按照每家每户一年做 1000 个算的话，一年总产量也不是很多吧？

袁：现在三十户人家，一年大概做十万个蟋蟀盆。我现在也看不清市场到底多大，我们到山东去收那个蚰蚰，一年要花几亿。山东现在做蟋蟀盆的规模比我们这边大一点。我们面向全国市场做销售，蟋蟀盆发烧友到我这边来购买盆，他们对玩的那些东西是有讲究的，资深玩家拿一个不好的盆觉得没有面子。

王：这边聚集了很多做蟋蟀盆的手艺人，像这种做蟋蟀盆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吗？

袁：以前场地很大的，原材料要堆成柴火堆一

般，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做这一行，外地人过来干活首先要租个场地，做得不好是赚不到钱的。这个市场本身是有限的，它只针对一些斗蟋蟀的玩家或者藏家，斗蟋蟀的玩家每个人手里的蟋蟀罐也都饱和了，也就是更新迭代，换上新的盆。

王：斗蟋蟀也是有时令的吧？

袁：秋天的时候斗蟋蟀，九月到十月，斗蟋蟀的最多，夏天生意好一点。有些人喜欢斗蟋蟀，也喜欢盆。夏天就有这个氛围，不过其他三个季节也有挺多人买的，也有人单纯喜欢收藏。现在生意比以前稍微差一点，有一些人会选择网购。（王：你会开网店吗？）我不会开网店的，没有这个想法，现在全国斗蟋蟀的和我加微信的就有一两千个，我每天都和他们聊天，时间都不够用，有的人每天都和我聊天的。生意一般的手艺人可能会选择开网店接单，订单本来就多得忙不过来的人不会去开网店，赶活都来不及。我的作品定位和别人不一样，有些卖家是走量的，单价很低，有的甚至十几元一个送货上门，这个很容易抢占市场，我做出来的东西讲究质量，单价高。2010年的时候生意不错，上门购买的人络绎不绝，他们到家里来看东西，看到好东西就会有购买的欲望。真正要买好的蟋蟀盆，他们是不会选择在网上购买的。

王：上万块钱的这种金额，大家可能认为当面交易更靠谱。

袁：做好的作品和生意有的时候也是存在矛盾的，做生意不能太红火，太红火了就不会有心思静下心来做好东西。生意惨淡的时候，人们反而会思考如何让自己的手艺变得更加精湛，如何提升作品做工。

王：你有没有把手艺传给徒弟，比如说家里的孩子？

袁：没有，我女儿也不喜欢这个，年轻人不喜欢这个手艺。做蟋蟀盆比起紫砂茶壶、红木、玉雕是相对小众的手艺。现在我一年能保证出100个精品一点的蟋蟀盆，平均3天出一个盆，有老客户就不愁生活了，平时我参加会议也很少，展销会一年就参加个两三次——南京的艺博会和苏艺会，其他的我就不去了，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。我现在的状态是半天做蟋蟀盆，半天打太极拳。

王：你什么时候开始打太极拳的，太极拳对工作有什么有益的地方吗？

袁：我打太极拳差不多快两年了，我喜欢这个运动，感觉蛮好的，全世界从事体育活动，人群最多的就是太极拳。太极拳是动态的，是修身养性的运动。打太极拳半个小时，衣服全部湿透，但是心跳不加速，国外对太极拳研究很深，太极拳被公认是最好的运动。打太极拳对我做作品也有帮助，强身健体，培养心性。

王：如果你女儿不学你的手艺，你的手艺没有传承，你会不会觉得可惜啊？

袁：不会的。用书法举例子，书法大家传下来作品，作品做的好了，后人自然有一个目标——我要做到他这个程度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传承，有没有手把手的传承不重要。工序的话大家都知道的，怎么做也都知道，里面有一些诀窍，有些诀窍如果你不说出来，可能人家一辈子都不知道，但有一些诀窍是自己摸索出来的，不过做生意会不会运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

王：你一年做100个，其中会有“做坏”的吗，一般是哪个步骤比较容易出错？

袁：有一些是“做坏”的，我所说的“坏”意思是我不满意。100个里面总是会有我本人不满意的，但是这个“好坏”的标准和顾客又不一样，很多藏家过来买东西，有一些人是为了一个名气，他可能没有一个主观判断，比如我要买什么样子的，也不太清楚品质好坏的细微差别。但是作为手艺人，做的好才能走得长远，市场总是会认可好的东西的，自我吹嘘是走不长远的。

王：袁老师的意思是手艺和名声还是成正比的？

袁：大体来看是这样，但是也有例外的，有一些水平真正好的人反而是在为别人打工，为什么做得好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呢？里面涉及好多问题。我们这个行业也有很多人名气大，确实也做得好。后来媒体做宣传，他们无暇潜心做手艺，手艺退步了，荒废了。手艺是要练的，没有达到一流的水平，不练就易退步。如果到达一定的水准，可能只要稍微练练就找到感觉。

王：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怎么样，虽然没有特别辉煌，但应该也是有很大的需求的？

袁：现在的手艺人都会想想怎么自谋出路。这个市场也是有很多乱象的，有购买需求的人过来分不清好坏，导致一些人没有心思想把产品做好。绝大多数人初衷是好的，我要好好做东西，做良心品牌，但是看到买家分不清楚好坏，就打退堂鼓了，可能会把心思放到运营的上面。

王：陆慕这边全是做蟋蟀盆的，同行之间关系还行吧？

袁：同行关系不会太近，会自然形成小的交往圈子。我算是里面手艺数一数二的，我现在也不会到处奔走。很多人想不透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东西做得好坏是看个人审美观的，有些人好坏都分不清怎么会做得好，活动走动得多也是于事无补的。

王：给我的感觉，袁老师认为手艺人应该要甘守寂寞一点。

袁：对，相对来说生意差一点的时候，手艺反而能日臻完善。有一些非遗项目，可能市场不需要了，我认为没有必要加强干预，一定要把它“过度保护”起来。以前我们还听碟片，现在科技往前走了，碟片也就成为“历史”了，一样的道理。手工艺本来就有宿命的，我们做蟋蟀盆的人都知道的，辉煌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，这就是自然现象。

王：苏州蟋蟀盆的现状和前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

袁：现在做盆的人少得可怜，整个陆慕仅仅剩下二十多户。很多慕名而来买盆的人都感慨，苏州蟋蟀盆名闻全国，没来苏州时，以为只要一到苏州，便会见到铺天盖地的蟋蟀盆，可是到了苏州，如果没有耐心，恐怕连做盆的地方也找不到。外地人都为苏州的蟋蟀盆前景担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从事这行太辛苦。做盆艺人成天和泥土打交道。烧窑的时候像个煤炭工人，蟋蟀盆制作工序繁杂，一般人很难学全，并且需要一定的场地、堆泥、打窑工场。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很快，老艺人即便想做蟋蟀盆，也难寻地方了，苏州蟋蟀盆的前景着实令人担忧。